

西綫的血戰

第一輯



西線的血戰

范長江等著

抗戰報告文學選輯之二

抗戰報告文學之二
西線的血戰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乙 項：第 63 號

出版物：第 0158 號

1937, 10, 10初版

1— 3000

· 州廣 · 口漢 · 海上
售經司公誌雜海上

號二十六路通交 口漢

號四二三路州福 海上

號九三二路北民漢 州廣

西線的血戰 目次

日軍急攻察綏·····	一
西線戰場·····	七
南口迂迴線上·····	一五
血戰居庸關·····	二九
張家口失守之前·····	四〇
懷來回想·····	四六
商都重光·····	五三
察哈爾之陷落·····	六七
今日的綏東·····	七九
退守雁門關·····	八五

從娘子關到雁門關
察南退出記

〇〇
九〇

日軍急攻察綏

一

自從平津淪陷以後，日本軍部就以所謂名將的板垣四郎指揮三師團以上的兵力猛攻南口和察綏邊境的張家口，對於平漢、津浦兩方面却都暫取守勢而並不積極作南下的企圖。同時，淞滬的戰幕也於最近揭開了，雖然人們認為淞滬之戰攸關兩國的聲譽——因為在國際注視之下的原故——但一般軍事家和有識者都認為戰爭的重要性北勝於南。據他們的觀察，日本之所以在淞滬挑戰，完全是爲了牽制中國主力軍隊的北上增援。

至於日本之攻察綏，我們可以在日本田中內閣的滿蒙積極政策中找出一個線索，田中奏摺所擬侵略中國的步驟是：

「先佔據所謂生命線的中國東四省，進而囊括華北冀察綏晉魯五省，然後南下侵略南中各地以完成日本的大陸政策。」

東四省既早被日本強力攘奪而去，平津又復於月前淪於敵手，它自然要進攻察綏以繼續完成它國策未完的部份。不過，以上祇是說日本侵略中國的計畫，並不是急於進攻察綏的原因。我以為日本之急攻察綏，確具有十分嚴重的意義的。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更不能不有充分的認識和詳細的解答。

二

我們要了解這個問題必須先明白察哈爾的形勢：它的北部鄰省是蒙古，蒙古與蘇聯的邊境接壤。在那裏，只有汽車公路可從察哈爾的萬全經越蒙古而達蘇聯邊境的恰克圖，與西伯利亞的鐵路距離很近。

蘇日的關係，讀者當然是熟知的。由於它們國家政治社會體制根本的不同，更因了蘇聯的軍備充實的驚人，不但國防堅固，而且還有着可以攻到敵人的國境內殲滅敵人

的力量。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認為它們是勢不兩立的。它覺得這個國家一天不消滅，日本的帝國主義本身的存在就會感到威脅。可是，它自揣本身的力量又不足與人家一拚，於是不能不焦急的先拚命向中國進攻，以期完成大陸政策的迷夢，好來專心致志對付蘇聯。日本對中國既懷着侵吞的野心，本來就怕中蘇真個攜手走上同一的陣線，所以準備一旦戰事發生便先進佔察綏，以遮斷中蘇的聯絡。如果如願以償，不特前述目的可以達到，而且向華南侵略也可免却後顧之憂了。

三

第二個原因則是東北義勇軍的關係。東北的義勇軍大多數是東四省的民衆，其中也有不少朝鮮人參加，在熱境的義勇軍更有一部份蒙古人。它們都是掙扎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淫威壓制之下。熟睹着日本在東北經濟、政治、文化、軍事侵略的種種事實，民族意識隨着一天一天的加深，反日情緒也一天一天隨着強化，便都本能的揭竿而起，造成所謂民衆義勇軍。

據金酉泉先生在東北雜誌上調查東北義勇軍在民國二十三年的實力分佈狀況：

遼寧省方面

二萬三千人

吉林省方面

五萬九千人

黑龍江省方面

四千人

熱河省方面

一萬四千人

興安區（偽興安省）方面

二千人

但據最近從關外來的人說，（此君對於東北義勇軍內容知悉特詳）近年來東北義勇軍已經覺悟以往像散沙般的非策，故已相互取得聯絡，重新編制，一共成立了八軍，人數也增加到三十餘萬，而且軍火，給養等等都有了相當的來源。不過因了日軍嚴厲的搜索，不能在鄉村裏立足，都分散在各省深邃的山林中，實力確是不容或侮。

它們一貫的利用着游擊戰術，在日軍不注意的時候，或兵力單薄的地方，就出來活動，不是攻城略地，就是破壞交通，使得日軍防不勝防，引爲心腹之患。平素生怕它們從熱

河方面與外間取得相當聯絡，目前中日全面發動更怕它們居間響應擾亂後方。是以急於進攻察綏方面，預備將察省和熱省的出入口佔據，使它們無法向外活動。

四

察綏和北平的形勢，北平正好像嬰兒般的臥在母親（察綏）的手臂裏，中國軍隊若於津浦平漢兩線一齊向平津反攻，一方面再由察綏出兵夾擊於後，平津斷難扼守，這在軍事上於日方是絕對不利的。日本對於這層當然早經熟慮，即使沒有其他原故爲了解除形勢上的脅迫，也非先向察綏進攻不可，何況更有上述兩層重要原因呢！

總括而言，日本之急攻察綏，不外乎上述三個原因，於茲可見察綏地位之重要。再說察綏又是陝晉各省的屏障，一旦不保，非僅陝晉各省有唇亡齒寒之懼，即使將來爲收復東北設想也更多添一層麻煩。

近日報紙已登載着南口等處不利的消息，目前退却的軍隊，聽說已從事補充整理，準備反攻，那末我們政府就應該趕快調派大軍前往增援，尅日反攻，並轉而向察北來攻。

復各地進攻，同時平漢津浦兩線也應積極反攻，使敵人四面受敵，則必不敢正觀察綏。（九月一日）

——沈伯樂——

「按」本文發表于國聞特刊第七期裏，當本書付印時，南口已不幸為敵軍攻入張家口，遮斷後路而不得不放棄。且事實上敵人長驅而入，大同豐鎮都告失守了。這樣快的陷落，是否是「戰之罪也？」本書之編印，即所以要後方的民衆們明白這究竟怎麼一會事？我們忠勇的戰士不是不能夠戰勝敵人的，祇要沒有「準漢奸」式的長官，未戰先退，將重要的陣地整塊的向敵人送禮才好。

西線戰場

車出雁門關，心境完全不同！

天空是瀰漫的戰雲，眼前是古代的戰地。

展目北方，平綏沿線，察哈爾，晉北和綏東，整個是我們今天的戰場，我們今天已不是消極如何如楊六郎式的用假糧台駭走敵人，而是用招動的攻擊態度，決定我們作戰的方針。

◎ 百靈廟戰事時代，我們的目的，趕敵人出綏遠，就算完事，這回作戰的目的，是在全國整個計劃之下，要趕敵人出中國。東北四省察北平津冀東，都是我們的領土，我們當然要進入我們自己地域內，解救我們的同胞。我們整個作戰精神，不想攻東京，佔三島，而只是求收復我們自己的東西，所以始終未出自衛範圍。

七月二十八日北平突然放棄，接著無故放棄蘆溝橋，平漢和平綏連絡，完全斷絕，通州起義的保安隊，困苦艱難的轉戰到北平西北城角的西直門邊，希望與城內取得聯絡，但見城門緊閉，鴉鵲無聲。後來城樓上警察告訴他們，北平已無人守衛了。

北平失陷之後，南口一地不但關係西北沿鐵路諸省，而且爲整個戰爭戰略上最重要的機動地帶，國軍迅速前進，接防南口，趕作工事，然而我們布置未週，日軍的猛烈攻擊來了。他們憑藉平綏路作後方交通，大砲戰車運用自如，我們前線的工事破壞了，官兵傷亡大半了，他們的砲同時轟擊後方，使增援的部隊無法前進，然後以戰車掩護部隊衝鋒。日方之意，滿以爲如此優勢的軍火壓迫下，一定可以勝利，最多三天可以攻下南口，誰知砲火儘管利害，中國軍人却早已定下決心，非讓官兵死盡，你休想順利前進。因此每天二千發的重砲彈，爆炸得南口山脉地覆天翻，而南口我軍陣地，仍無絲毫變化。中國兵仍然雄據着南口山頭。

南口抗戰的同時，收復察北的軍事，亦已發動，我軍首先進攻商都。這是一座有防禦

工程的城堡，我們沒有重兵器，不能破壞敵人工事，只有憑戰士們的軀體，飛牆越壘，肉搏衝鋒，激戰一日之後，商都城外蒙古草地上雖然密佈着我英勇將士血染的尸身，而商都城上已插上我光榮的國旗。

繼商都勝利之後，威脅着綏東晉北的南壕壩收復了，尙義縣（大清溝）收復了，我們的騎兵更從草地繞道攻下察境蒙古根據地之德化（又名化德，即嘉卜寺），日方爲我們存放的汽油和子彈，足可以支持相當時間的消耗。

自此以後，綏東綏北晉北的危機稍減，我的戰場，已進至察北，這是中國對日攻勢戰法的起點，這是收復失地的開場。

不能不引爲遺憾的，是察軍對張北之遲遲其行動。張北爲察北西部重鎮，與多倫東西並峙，張北一下，則察北即去其半，而張家口後方顧慮，可謂完全解除。

如以西線近情而言，我方所當戰爭局面，已非等閒，西線軍事交通中心，則爲張家口，故張家口在常情上，應爲抗日情緒最高抗日工作最緊，防禦工程最固，反間諜反漢奸最

澈底之地，而事實上恰得其反，以言防禦工程，則根本未作打算，以言民衆組織，則自古未之嘗聞。日本特務機關雖從容而去，而其諜報組織，遍留於張家口，祕密無線電台在好幾處以上，於是我方軍事行動要員行蹤，日軍無不瞭如指掌，飛機投彈，皆有所謂而來，雖其投彈技術甚差，而能詳知我方實況，施行威脅，要不能不令人憤慨。民間對無線電通信有研究之人士，常自動向官廳報告日本祕密無線電所在方位，請其搜查，而所得的反響，往往令人不勝其悲哀，蓋或則派一二無知警士虛應故事，或則根本不理也。

吾人堅信中國人今日對日不會有二心，故對國家之忠誠，應無疑議，然而吾人不否認若干同胞觀念之錯誤，以爲對日態度不走極端，可以緩和和日本之壓迫，以爲勢力保全，可以在中國立足，保富貴於永遠。吾人不能不大聲急呼，此次戰爭，爲中國生死存亡關頭，爲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興滅關鍵之所在，此中絕無妥協苟安之可能，國亡之後，任何人皆無存在之餘地。尤以中國軍人應當痛切反省。陳長捷師長在奉命出發，担任南口西山大迂迴作戰任務之前，對官兵講話，說得老實而真切，他說：「我們中國軍人過去作戰都

是罪孽，這次能奉命對外戰爭，正是我們對國民贖罪的機會，如果能有相當勝利，那是我們贖罪的表現，如果不能再為國家賣力，那就不能算人了！

南口方面，我們真真實實的和日軍作戰，犧牲也屬有價值，而察北戰爭，從商都攻戰以及張北圍攻，和我們拚命的，還是被日軍愚弄的可憐弟兄民族——蒙古民族，為什麼我們的小弟弟被人愚弄，我們從綏遠戰爭以後，還不把他叫回來，讓他老和我們戰爭，我們死了無數的武裝同胞和蒙古人拚命，這又何苦呢？如果我們不能用政治方法招回蒙古民族，則從察北到熱河，以至到東三省，倘有三四十萬的蒙古壯丁可以繼續和我們拚命，日軍落得在後面看我們互相消滅民族力量。如果我們有方法令蒙古民族反戈以向日本，日軍的戰場立刻動搖到東北，而必然的會感到突然增加了極大的政治力量。察北勝利之後，民族政治工作，應該與軍事至少並重前進，無論從政治觀察講，或從軍事上看去，現在是有招回蒙古民族的切要，而且是最好的時候了。

這次戰爭，在我們方面是「全民族的戰爭，」並不是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單獨戰

爭，日本軍閥強迫日本國民對中國作侵略的不道德行爲，在日本國民和日本士兵心理中，本無作戰的必要，而我們則因日本軍閥的侵略，弄到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日軍侵略成功，我們全民族都會作奴隸，如果我們抗戰勝利，我們自然會獲得整個的自由。但是日本的軍事技術和物資準備遠過中國，我們單憑現存的軍事力量，和日本軍隊作戰，我們一定失敗的。我們必須發動全民族各方面的力量，要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日本軍隊的敵人，要使全民族所有的力量，都是抗日的力量，因此組織民衆的工作，刻不容緩，山西綏遠民衆組織情形，尙大體不差，而察哈爾河北兩省狀況，真有幾分可慮！冀察兩省民衆，與全國民衆同具愛國之熱忱，尤以身處國防第一線。刺激尤深，反抗情緒尤烈，但在玄妙的政治統治下面，不但不敢有愛國行動，而且不敢有愛國言論，平日玄妙當局，謂有把握，大家尙勉強放心，至平津已失，北國垂亡之今日，民衆已實際生活於抗日戰爭之中，猶不令民衆有何組織，誠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張家口已累遭敵機轟炸，則我們中國人應該已經死心，記者目覩高級機關衛兵尙手捧補珍「孟子」喃喃誦讀，似謂：「孟子見梁惠王